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

宋 葉夢得 撰

僖公三

執宋公以伐宋

此楚子執之也何以不言楚諸侯與有罪也諸侯知宋公之不足宗則勿會而已矣從之而先楚子則宋公之執非楚所獨能為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宜申楚大夫之再命者也捷者何捷乎宋也前未有言敗宋者此何以言捷不使楚子得執宋公以敗宋故見伐不見戰也宋捷則何以獻於我威我也楚居一方與宋襄公爭中國執宋公以伐宋懼諸侯猶未盡宗已故其捷也誇之以示諸侯挐使宜申若奉我然欲求名而不得也不言宋不使楚子得捷於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此前會盂之諸侯也不序前目而後凡也何以言公會約盟而公往會也執不言釋此何以言釋以二王後見重也楚既得宋矣宋公猶未釋諸侯於是請於楚而盟焉此楚子釋之也何以不言楚諸侯與有力也執不言楚則諸侯不能逃其罪釋不言楚則楚子不能專其德宋公曰釋晉舍季孫行父于苕丘曰舍君臣之辭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邾邑也内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須句風姓之國邾人滅而屬之以為邑則取邑者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此救鄭之師也以宋公及楚人言宋之主戰也溥之釋宋公鄭伯在焉宋公以鄭為楚與國背惠而伐鄭

不量力而與楚戰敗之道也何以不貶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襄公有取敗之道則可以襄公為非戰之道則不可春秋貴偏戰不貴詐戰則襄公義有不可貶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緡不正其伐泓之敗而凌之也伐者問罪之師不正其義而幸其間非伐也為後宋公茲父卒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此杞伯也何以言子時王降之也何以降用夷禮也葉子曰孔子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古者天子五載一廵守考制度于四岳變理易樂者為不從其君沿革制度衣服者為畔其君杞二王之後所以尊賢也豈不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者乎宋禮之不足或以

久而亡也而杞習於用夷則時王得降之矣故雖周之衰王政猶或行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天子以畿内為國諸侯以封内為國諸侯不以其道去其封内故曰出奔天子不以其道去其畿内故曰出居出之為言恥也若曰雖有其國而不能守云爾天子無外雖去其國不失天下故謂之居焉凡諸侯

與其國内曰居國外曰在諸侯以國為家者也天子
内外皆曰居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葉子曰天子非
廵守不適諸侯諸侯非述職不見天子諸侯於盟會
征伐之事未嘗書出義可得而行也至於奔則失其
位矣然後書出天子於伐鄭狩于河陽未嘗書出亦
義可得而行也至於出居于鄭則失其位矣然後書
出蓋大有天下小有一國皆其所當守而不可失安
有内難不能正而反避之於外以託於諸侯歟夫子

帶之亂君子亦有以處之矣方其弃齊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勿殺可矣古之人有行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名之使得終其惡及以狄伐周則罪在可討弗辟則無以告先王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在易鼎而受之震鼎器也震長子也主器莫若長子故必不喪匕鬯而後出可以守其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若襄王者可謂喪其匕鬯矣有天下而不知此則亦何以王天下哉故以襄

王一見法焉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侯何以名嫉誘滅也衛侯將伐邢其大夫禮至曰不得邢之守國不可得也請往其昆弟仕於邢及衛伐邢邢之守國子巡城衛之仕於邢者乃掖國子赴外而殺之邢遂以亡禮至銘其器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君子是以嫉衛侯也葉子曰甚矣君子之惡

詐也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之所以能並生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者以其信足恃也使人而各懷其詐雖匹夫且不可與共處況有國與天下者乎故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名惡誘殺人之君也衛侯燬從禮至之請誘殺國子而滅邢名惡誘滅人之國也夫滅國之罪亦大矣而辭無所貶以為不待貶絶而自見也乃其誘殺人之君誘滅人之國非有所示其誰察焉是以衛與狄異而其辭一施之而三傳皆

言賊滅同姓記禮者從而為之說春秋之義不加於事之所易見而常致意於義之所難察同姓所易言也楚滅夔齊滅萊皆不名滅國滅同姓一事也既見滅則罪已重矣故不以輕者復參焉誘殺人而滅國與誘人而殺之二事也不正則終無以著其罪三傳既已失之為禮者又從而弗悟吾然後知學之為難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氏也伯姬内女而嫁於宋之蕩氏者也子逆妻而母親之非禮也婦緣姑之辭

宋殺其大夫

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何用見大夫之無罪其討泓之敗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圍陳何以言納頓子與其納也納君未有不以師何以言圍陳頓陳之鄰國蓋有迫於陳而出奔者圍陳

而使頓子得以歸是亦所以為納也頓子何以不名內未有君也凡納君而名者內有君也納君而不名者內未有君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公不諱與莒慶盟衛子在焉者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甯速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公不諱與甯速盟莒子在焉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弗及左氏作不及公羊穀梁作弗及當從二傳弗及

可及而我不及也善用師者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

會追而弗及有畏齊之志焉酅齊附庸之國齊人而

言齊師以公弗及大之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重辭也得不得之辭也古者諸侯無師帥教衛以

贊元侯人乞師而我從之固已非矣況我不足而乞

于人乎非正師之道也葉子曰齊自鹿上之會不復與楚通蓋欲與爭霸而我方與諸侯會楚盟于薄以釋宋公則棄齊而從楚矣故齊連年既侵我又從而伐之我畏齊弗敢追反假楚以報怨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召陵之盟桓公與我伐楚而楚服令我乃欲以楚伐齊而恃之以勝公之謀國為可知已昔者滕文公嘗問於孟子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告之以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

效死而民弗去使僖公而知此則齊不必畏楚不必恃蓋為國必有自勝之道故以僖公一見法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何以不名申夔子也凡滅國之君内無君則不名然國滅而奔則不名國滅而以歸則名者著屈不屈也夔楚之同姓楚人責其不祀祝融與鬻熊夔子以熊摯有疾別於楚而不得祀楚用是滅焉則夔子為有辭而未嘗屈故以出奔之辭書之見夔子非楚

之所得歸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緡未能得宋先嘗之於緡也伐者問罪之師國未可得而先嘗之於其邑非伐也為後圍宋起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穀齊邑也内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公子遂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子何以先諸侯主兵也於是宋襄公死矣而晉文公未與中國無霸楚子遂欲先諸侯而諸侯莫不從焉故貶而人之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此前圍宋之諸侯也不序前目而後凡也宋公猶在圍則何以地宋盟于宋之國外是亦宋矣不嫌也曹南言南聶北言北此何以不言方志於圍則不主方也楚圍宋而公不與於是如會而請盟焉惡矣何以不沒公公欲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盟為圍宋歟僖公自陳穆公之盟雖以為齊故然陳蔡鄭皆楚之與國也而公與之同好楚子得交中國蓋自是始矣春秋沒公而人三國則公宜與楚厚者也明年公雖

不會盂而為薄之盟以釋宋公然後五年伐齊之役乃乞師於楚而楚援之遂以取穀則何以得於楚乎晉文公之興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為之戍衛又責公子買之不卒戍而刺之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豈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戍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使子玉去宋若前盟而宋圍解何待既退而後命之是會圍非解圍也薄之盟公會而釋宋公宋之盟公會而圍宋公美惡不嫌

於同辭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何以再見晉侯嫌侵曹與伐衛並也曹侵諸侯之田不用僖負羈而乗軒者三百人衛欲與楚見逐於國人楚始得於曹而新昬於衛文公欲習齊桓之迹先攘楚以圖霸故自南河濟而侵曹歸而討衛罪因以怒楚而求戰何以不言遂侵曹非以伐衛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吾大夫之三命者也何以言不卒戍以買為善遂事而不正其殺也衛自淮之會不復與諸侯通至文公卒始以莒故與我為洮及向之盟以我為楚與國而同好也故晉伐衛而我戍之以援焉買以晉不當敵而去之大夫出疆可以安社稷而專之可也則公畏楚而殺買不正也何以言刺内殺大夫不言殺刺之為言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周道也若言察之審而後殺焉内辭也凡先刺而後

名者殺有罪也先名而後剌者殺無罪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侵而不服然後入之數其罪而執其君伯討也故以侯執不歸之京師而畀宋人則伯討與闕文也是當曰畀宋人田不言田經成而亡之也曹衛嘗侵諸侯之田矣晉侯圖霸欲怒楚而求戰先軫乃為之謀使執曹君而歸諸侯之田晉侯於是侵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奪所侵地以還諸侯宋與得

馬畀之為言與也不曰與曰畀與者我物而歸之彼畀者彼物而受之我猶曰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畀宋人田為闕文歟楚之圍宋在二十七年之冬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是時宋公葢在圍也及諸侯盟于宋葢即宋之城外以為會宋公不與焉明年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宋圍猶未解故再見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左氏載先軫始謀言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既而公説復

言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此其終事也楚子閳果命子玉去宋宋公于是始釋圍得歸而從晉城濮之戰始見宋師則方執曹伯畀之者誰乎晉侯有疾侯獳貨晉史歸曹伯則曹伯之歸蓋自晉不自宋也是其畀之者田而已轂梁固不見其事左氏見之而不能辨蓋不知侯執之為伯討也公羊雖知之而不悟其與京師楚同文亦求之經者不審爾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晉怒楚而與之戰故晉與諸侯之師及楚人言晉之主戰也楚何以言人得臣之師也城濮衛地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楚大夫之再命者也城濮之役楚子命得臣還師而不從楚子不能制怒而少與之師晉侯戰而師遂敗得臣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衛侯出奔楚

衛侯何以不名非二君也楚敗衛侯懼而出奔使其大夫元咺奉母弟叔武受盟於晉叔武不正其為君而攝焉以内為未君故不名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衛子者何叔武也叔武既不正其為君曰衛侯弟則既已攝其君矣曰衛侯則叔武未之敢君也故與之以未踰年君之辭而繫之子賢之也

陳侯如會

如會者何非前約而來從會也何以不言乞會前無拒會而後無乞會如則得之也何以不言會陳侯以疾返而不及會也不及會則何以書如會成其意也

公朝于王所

何言乎王所天子所在曰所古者天子無事諸侯來見于京師則朝于廟中天子巡守諸侯來朝于方岳之下則朝于王所何以書非常也晉侯既勝將合諸

侯以尊王室遂為踐土之盟作王宫於衡雍王於是往而即焉何以不言王狩於踐土以王自往為見正也何以獨言公朝於王所朝者諸侯各自致於王非有所期而後聽之者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何以復名成叔武為君以惡衛侯也衛侯既命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曰立叔武矣遂殺元咺之子及其歸也盟國人曰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

力居者無懼其罪衛侯先期入叔武聞君至喜而走出前驅公子歂犬華仲射而殺之故進叔武以為君而名衛侯曰自楚楚有奉焉爾何以言復歸歸順辭也君而復其國以其道則順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陳侯欵卒秋杞伯姬來

內女不言來此何以言來父母沒矣伯姬不得來而

來也

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

狩者何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見天子曰述職巡狩者巡所守也何以書前以王之自往則不書今以晉侯名王而往則書蓋王以巡狩為之名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晉侯名王而王以狩為之名歟春秋有諱而為之辭者矣未有諱而變其實者也天王敗績於

茅戎可以自敗見義不可以非敗而言敗也天王出居於鄭可以自出見義不可以非出而言出也使晉侯實名王而往春秋虛假之狩是加王以無實之名而免晉以當正之罪孰有如是而可為春秋乎此自左氏失之而公羊穀梁復謂再致天子故通文公以全天子之行則又非矣使天子而可致雖書而何諱使不可致一致固已罪矣何再致而反通之乎天子之行不可以晉侯而苟全此春秋垂萬世之義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前朝不言日蒙上癸丑見天子在焉諸侯即其所而朝也今朝言日見諸侯先會天子來狩而後朝也此因其日之可得而著者也何以不書月闕文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不書月之為闕文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吾固言之矣而其所謂闕文蓋有二焉有史失之而經不能益者有經成亡之而後世不敢益者故桓書五月而無夏昭書十二月而無冬有月而無時豈

時不可推乎僖書壬申公朝于王所以上五月癸丑推之知其為十月而不書定書辛巳葬定姒以上九月丁巳推之亦知其為十月而不書有日而無月豈月不可推乎以公羊穀梁言之可書而不書者皆義之所在也而二氏不能為之説穀梁但於僖壬申不書月以為晉文公致天子之罪其言亦已迂矣由是言之何日月例之云乎以為史失之則經固可推而益也而不推非經成而後亡之者歟吾意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比史之常例有不得則闕之而傳春秋者以為非義之所在雖經之所見亦或略而遺之不然如是四者雖二氏且不能容其私豈後世可得而妄意之乎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侯初伐衛衛侯請盟而晉不許故去奔楚而以叔武受盟晉侯雖治殺叔武之罪而衛有辭非伯討也故以人執何以言歸之于京師諸侯有罪霸主執而

歸之京師正也執之當其罪則曰歸于執之不當其罪則曰歸之于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古者君臣無獄元咺訟衛侯晉侯宥元咺而刖衛大夫鍼莊子殺士榮歸衛侯于京師是以不與其正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何以言復歸大夫出奔而位已絶則不可以復歸者也歸而君復之則可自求復而歸則不可大夫之復歸惡也元咺訟衛侯而勝以文公之命歸而立

公子瑕求復而歸者也何以曰歸歸易辭也有晉以為奉則其歸為易也

諸侯遂圍許

此會温之諸侯也何以不序前目而後凡也遂繼事之辭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

曹未有君曹伯不名者也何以名不正其歸之不以道也曹伯執於晉而未釋晉侯有疾使其豎貨晉之

筮史以脅晉侯晉侯於是釋曹伯以是為非歸之道也何以曰復歸歸順辭也君而復其國以其道則順也

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附庸之國也葛盧介君之名也附庸之君以字見葛盧書名不滿三十里之國也來來朝也何以不言來朝公在會未見公也我接之云爾

公至自圍許

此會溫也何以不致會而致圍許春秋之辭也以為晉侯召諸侯而會天子此不可以告宗廟者故歸而為之辭以見正也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左氏作會公羊穀梁作公會當從二傳公不恥會則不沒公也翟泉王城之内也此王子虎晉狐偃宋

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何以皆稱人
不正諸侯不自朝王而以陪臣請盟也晉名王使諸
侯皆來朝則自行天子還京師諸侯當朝于王則以
陪臣往受命以諸侯為無君故貶大夫而人之也諸
侯貶則不以公為恥也
秋大雨雹
雨雹不志此何以志記災也害禾稼傷人畜也
冬介葛盧來

此既見公而朝也何以不言朝習於用夷不能朝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公子瑕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元咺訟君而專立公子瑕以叔武也衛侯將復使賂其大夫曰苟能納我吾以爾為卿大夫於是殺元咺及瑕而衛侯入元咺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瑕逾年之君也其曰公子瑕何瑕元咺之所立不與瑕之得成君則是猶公子也

元咺立之則何以及公子瑕瑕不當受也為曹子臧
吳延州來則免矣葉子曰春秋正名以定罪可謂審
矣衛之事當議罪者四人焉晉侯也衛侯也元咺也
公子瑕也晉侯以霸主逐人之兄而立其弟使骨肉
更相殘衛侯始入則殺叔武再入則殺公子瑕暴戾
而賊其親元咺以臣訟君君入則巳出巳入則君出
立公子瑕衛侯在不命於天子而受國于元咺與霸
主則失諸侯與諸侯則失霸主與君則失臣與臣則

失君而春秋未嘗容心焉執衛侯不以為伯討而晉侯之罪定矣復國特加之名而衛侯之罪定矣自晉歸以復書而元咺之罪定矣立踰年不稱君而公子瑕之罪定矣四者不相為乘除而君臣之義方伯諸侯之職無不各得其正此君子斷獄之道也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何以不言復歸絕之不與其復也衛侯既巳殺叔武矣再歸不以為非而又殺公子瑕以為無君之

道雖有其位而不可復也何以名子瑕在焉也何以曰歸歸易辭也元咺死則衛侯之歸為易也葉子曰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及其復也書曰曹伯歸自京師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及其復也書曰衛侯鄭歸于衛而不曰歸自京師何哉曹伯伯討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而奔於宋晉侯使曹人反子臧而歸其君天子許焉故子臧反而曹伯歸天子命之使君也衛侯非伯討也辭閒固已容之矣及

晉侯使醫酖衛侯不果魯公為納玉於王與晉侯而後復焉雖曰命之非天子所以君諸侯之道也衛侯歸于衛而已京師天子之居也諸侯有奉曰自某歸于某自者諸侯所可為也歸者諸侯所不可為也自某歸而已天子有命曰歸自京師天子歸之而我自焉歸自京師者也衛侯命于天子而不得以京師言其為天子者亦病矣

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

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昌以言遂疾不專於王也遂如京師拜周公之聘也曰因是而往聘晉焉非尊天子之道也大夫出疆固有以二事行者矣必再見名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也惟天子不可以二事故諱為之辭不再挈公子遂若大夫之專事然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因之使聘歟大夫之罪有曰盟曰城曰入者矣聽於人則可盟兵在已則可城可

入此遂而可得為者也內大夫如㫖聘也必有禮焉非遂之所能為也葢必受之於君而後施之於其國以為出疆之專則不可也

葉氏春秋傳卷十

葉氏春秋傳卷十一

宋 葉夢得 撰

僖公四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濟西田我田而曹侵之者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而我受焉故曰取不繫之曹非曹之所得有也凡外取内邑外取内田皆不書恥也反而歸于

我則書重地古者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以為吾受之君而為之守者失地則失其守矣是以謂之重也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郊何以言四卜四卜而不從免牲非禮也周郊以日至則不卜魯郊以上辛則卜求吉之道三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不吉則不郊牲

所以祭也卜郊不從則無所用牲矣以為嘗置之上帝不敢專也則又卜而免焉卜而吉則免卜而不吉則置之繫待庀牲而後左右之曷為則謂之繫牲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繫牲必在滌三月繫牲之道也曷為則謂之免牲或曰為之緇衣玄裳有司玄端奉送於南郊免牲之道也郊不過乎三月至春之末而止矣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故夏四月四卜郊不從而後免牲者非禮也葉子曰

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以得郊天歟曰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故成王賜魯以重祭使得用天子禮樂内祭則禘也外祭則郊也此記禮者之言也或以為成王焉夫成王賢君也立國之道孰大於禮樂周公雖有勲勞可以人臣而僭天子之制乎聞之吕不韋之書曰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周公是平王為之則可也然猶有降殺焉故郊不以日至而以卜辛禘不以祖之所自出而以文王望不通方望

之祀而以三望門不兼五門之制而以天子臯門為庫門應門為雉門雖有為之別而孔子不與焉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春秋何以無貶文其賜之者非春秋也禮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先公所以受賜於先王者吾焉得而廢歟乃有賢君能因其壞請於王而復正之庶幾其可矣故郊之當其時不書禘之得其節不書凡書者皆非其時而失其節

者非以譏郊禘也乃新作南門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書亦為可因以革而不革反有加其度以僭天子則後之子孫有當其責者矣此君子所以每致意也

猶三望

三望者何禮天子四望方望之事無不通則四方無不祭也魯得用天子之禮樂而制不同故以泰山河海為三望何以言猶三望望郊之細也猶可以已之辭也不郊亦無望猶三望非禮也葉子曰吾何以知

三望爲周公之賜魯儒者或言四望天子之禮也三望諸侯之禮也周官典瑞用玉四圭有邸以祀天而上帝同焉兩圭有邸以祀地而四望同焉天地祭於圜丘方澤而四望各兆於國之四郊天地之祭以冬夏之日至而上帝四望無常時然詩書言柴未有不兼望者柴則郊也葢陰陽之義必參配故祀天之後則祭四望祀地之後則祭上帝周道也而三望之名於經無傳焉獨見於春秋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内者

不祭楚昭王所以不越江漢雎漳而祭河何魯之得祭泰山河海乎吾是以知其為周公之賜而非諸侯之所得通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逆婦非姑道求婦非母道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衛人何以及狄盟離盟不可以地狄也何以再見衛

人盟非侵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國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歸父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左氏穀梁作秦師公羊作秦當從公羊貶之也中國未有不言戰敗績者曰敗不以戰不以中國與秦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邾邑也内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取訾婁不正其伐取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於小寢

小寢燕寢也不與其正也乙巳十一月之日也何以言十二月經成而誤也

隕霜不殺草

記異也霜者天之所以殺萬物也霜降矣而不殺草天反時而不能正其殺是以謂之異也

李梅實

記異也霜不殺物則有非所實而實者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王之下大夫也諸侯喪天子以大夫送葬禮也前未有書會葬者此何以書正文公之僭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以十一月葬以四月僭七月矣天王以二月來會葬正也薨以十一月葬以四月則何以謂之僭七月哉僖公之末未有閏

也舉天王之正見魯之不正所以正魯也葉子曰魯十有二公見葬者九文宣成襄定葬而得節者也桓莊僖昭葬而緩者桓以故而九月莊以亂而十一月昭以喪後至而八月皆有為而然是雖緩也而無所嫌則慢葬而已矣僖葬以七月未見其所以然者也豈其尊之欲以擬天子乎文公之事親亦已悖矣昔者孟懿子問孝於孔子子告之以無違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大夫之簀曾子且不敢

死而況諸侯而僭天子之葬凡文公之於僖公皆欲過厚而不知反陷其親於罪所謂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者故未有一得於禮巳練而作主逆祀而先其祖至是復僭天子而葬以是為孝則亦違而已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伯王之上大夫也文公在喪未終不待其朝而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叔孫得臣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

商臣弑其君頵

商臣弑其君又弑其父而無異文極天下之辭無所

加也正其名而君親之義盡矣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伐晉以報殽之役以晉侯及秦師言晉之主戰也

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何練主也作主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禮既葬而虞虞有虞主既朞而練練有練主虞主喪主也既練則埋於兩階之間練主吉主也既祥則藏於廟未有非時而作者也三年之喪以二十有五月故朞而練練而祥僖公之薨至是十有六月矣葢以遷吉為不忍故從練而作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晉大夫之再命者也孰及之公也何以不言公及不以處父敵公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侯以處父盟焉何以不言公如晉恥也不地地於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士縠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記災也不書旱非大旱也春秋惟大旱而後書故見

大旱則不見不雨見不雨則不見旱

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祫也太廟周公之廟也天子之祭莫大於禘則禘者天子之大事也諸侯之祭莫大于祫則祫者諸侯之大事也大事於太廟不書此何以書為躋僖公起也躋升也僖公以屬于閔公則為兄閔公以世於文公則為祖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文公欲先其禰而後其祖故因祫升僖公以先閔公君子以為

逆祀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此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也何以稱人不正其以兵爭既敗人而復伐之故貶而人之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喪娶也僖公之喪始祥而公圖婚非禮也始祥則何以謂之非禮禮祥而

縞是月禫徙月樂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禫而圖婚猶喪娶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王之中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翟泉之盟嘗主我而天子為之赴也葉子曰嘗接我而喪之禮歟曰以義起也昔者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以為重而子不從

夫禮緣人情而以義起者也情有所不能已則義有所不能廢故嘗接于我則王必赴之赴之則必爲之變此禮之所由起也然則宰周公宰渠伯糾滎叔毛伯亦接我者也何以不卒蓋赴則卒不赴則不卒君子不虛加之也

秦人伐晉

此秦伯也何以稱人不正其忘殽之悔爲彭衙之戰以取晉伐又從而濟河焚舟取二邑兵自是不解故

貶而人之也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

記異也自上而下謂之隕自下而上謂之雨雨螽死

而墜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宋故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

伐楚以救江

處父何以氏始三命也救不言伐此何以言伐伐所

以為救也君子録人以意不責人以事圍陳所以納

頓子故因納以見圍則圍非所責也伐楚所以救江故因救以見伐則伐非所責也江即滅矣何以獨録其救救所能為也不滅非所能為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孰逆之公也何以不言公諱以喪娶也此逆女也何以言逆婦成禮於齊也逆婦何以書以為卿之事而公親之也何以不言姜氏公以喪娶夫人與有貶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貶夫人所以貶齊也

哀姜之罪在其身故喪至言氏不言姜姓以別其身也出姜穆姜之罪在其父故逆與至言姜不言氏以別其族也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之妾母也何以曰夫人致之為夫人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叔王之下大夫也歸含賵不書此何以書妾母非王之所得含賵者也瀆夫婦之道而亂嫡庶之別王無以繼天矣故去天何以不曰歸含及賵含一事也賵一事也何以不言來上有逆禮則下有慢令榮叔不自來也葉子曰名分禮之大也古者立五教以正上下夫婦居其一焉其敘為五典曰天敘秩之為五禮曰天秩明其有所受也非王其誰任之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僖公之為也使王而能用其政則僖公

在所誅矣今王不能正其僭死又從而禮之則致之以為夫人者殆請於王而王聽之者也春秋之去天非正其歸含且賵也正其成之為夫人者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成謚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王之上大夫也會夫人葬不書此何以書妾母非王之所得葬者也故王去天與含賵之辭一施之

也葉子曰春秋一惡不再貶吾固言之矣妾母之不得為夫人王去天既見於含賵則會葬何為而復貶乎君子之待其君所以異於衆人也疾惡而一見貶吾以正天下之為惡者而已彼自棄而不能改吾亦何用每致意焉曰是不足誅云爾乃吾以為君則不可以不足誅而遽絶之也見一惡焉曰庶幾其或改也則從而亟救之又見一惡焉曰庶幾其或改也則又從而亟救之見者不已救者亦不已終必至於改

而後止此君子之事其君者也含瞶非矣吾為之辭而去天以為知其道者宜於此焉變矣其不能變而至於會葬吾又為之辭而去天以為知其道者亦宜於此焉變矣是其存於心者豈有異乎則貶之者乃所以愛之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孫行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黨趙氏言於晉侯不以趙盾佐射姑襄公從之蒐而易中軍故襄公死射姑使人殺處父於朝處父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晉狐射姑出奔狄

狐射姑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者積日之餘以附于月也閏月何以不告月無是月也天子正歲年以序事各於其朔頒之於諸侯曰頒朔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各於其朔朝廟而告行之曰告朔諸侯告朔不告月前未有書閏月不告月此何以書為朝于廟起也無是月而不告正也有告朔而後有朝廟不告朔則亦無所用朝矣閏月而

朝廟非禮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閏月為無是月歟日月所會謂之辰日月所合謂之朔辰之大數不過十二周天之度而居其舍為十有二次日行一度而遲故三百六十日而成歲月行十三度有奇而速故三十日而成月日遲而月速每以三十日會於所次之辰所謂朔也閏既積日之餘以附於月則日月無所合是以斗指兩辰之間而無是朔無朔安得有月哉古者常月則聽朔於南門之外

以告其月之事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以聽其
附月之餘事此禮之所由辨也春秋積月以編宣之
十年書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在晦下見五月而中
有己巳齊侯元卒己巳距丙辰十有四日則為閏四
月蒙上文不書襄之二十八年書十有二月甲寅天
王崩下見正月而中有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距甲寅
四十有二日則為閏十二月蒙上文不書惟喪以月
計故齊景公葬見閏月亦以無是月故不得別見天

子既不以是頒朔則諸侯宜亦不以是告月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嘗為我取矣何以復見再歸於邾也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

遂城郚

書不時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宋昭公即位欲盡去羣

公子穆襄之族遂率國人攻昭公而殺公孫固公孫鄭則大夫為無罪矣何以曰宋人衆殺之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秦欲納公子雍而晉拒之故以晉人及秦人言晉之主戰也此趙盾之師也何以言晉人盾舍嫡而外求君逮其既悔復背約而禦秦師秦亦黨不正而與之戰故兩貶之貶而稱人不言敗績曰是猶楚人及吴戰于長岸者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令狐之戰為兩

敗之歟春秋三十四戰未有不言敗績者以為偏戰
中國之辭也至于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未必非偏戰
而但言戰不言敗績以皆非中國是以略而與楚人
敗徐于婁林於越敗吳于檇李之辭一施之其或言
敗或言戰者蓋言敗績則勝負不可兩見故假內辭
以別之戰則我敗也敗則我勝也此春秋重師之道
非中國不敢忽焉故河曲之役亦云今左氏以河曲
為交綏而公羊以河曲及此皆為敵交綏猶言兩相

敵而俱退也以左氏考之河曲趙盾恐獲趙穿而出戰因以俱退猶云可也令狐乃趙盾潛師夜起以敗秦師何以亦不書秦師敗績乎公羊蓋不見其事而意之故槩以為敵豈三十四戰無一相當而獨見於此二役乎其言亦不足據矣然則河曲何以不言及以别會内為志也勝敗既不可不分則内外亦不可不辨以為兩欲無及之者故不得書戰非人之所欲是以亦重責之者也

晉先蔑奔秦

先蔑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何以不言出自戰而奔也

令狐秦地

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也何以不序不足序也趙盾背秦約而立靈公不以靈公會諸侯而已臨之諸侯以大夫執國命而靡然聽焉故諸侯不序大夫亦不名猶溴梁大夫之盟然不與大夫之得會

諸侯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何以再言公子遂以兩事出也趙盾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復者事之未畢也事畢之辭謂之還事未畢之辭謂之復大夫受命而出君言不宿於家雖死以尸將事聞父母之喪則徐行而不返以君命為不敢專事未畢而復罪也公子遂至黄乃復非自復也故地而以難言之乃難辭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自復也故不地而以易言之而易辭也

丙戌奔莒

何以不言出自外而奔也

蠡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大夫司馬者何殺大夫與司馬也何以先大夫殺大夫而後殺司馬也何以不言及異事也猶曰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然司馬官舉上大夫卿也不名殺無罪也昭公不禮於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司馬握節以死則大夫司馬為無罪矣

宋司城來奔

司城何以官舉卿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王之下大夫也求賻非矣求金又甚也不言使當喪未君也葉子曰天子諸侯在喪之稱禮不能詳左氏謂諸侯曰子此以春秋言之也其曰天子曰小童則禮未之聞焉豈不曰余小子者乎公羊言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亦以春秋之文次之爾至平王未葬桓王未踰年而求賻襄王未葬

頃王已踰年而求金皆不稱天王則以為當喪未君即位而未稱王也為之說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踰年稱公矣曷為於封內稱子縁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縁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縁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原公羊之義蓋以踰年稱公者民臣之稱封內三年稱子者孝子之自稱也則頃王即位已踰年此正曠年不可無君者安得不稱天王乎至敬王在

景王之喪踰年而狄泉書天王則以為著有天子蓋
求其說不得故意之而終不免相戾也以吾考之天
子三年曰余小子諸侯曰子此自稱之辭也所謂三
年不忍當者春秋與禮之所同也故天子崩有所謂
小子王者矣天子即位踰年稱王諸侯即位踰年稱
公此民臣稱之辭也所謂不可曠年無君者豈獨即
位踰年哉康王始即位於柩前羣臣告之曰御王冊
命曰王再拜興則雖未即位踰年亦稱王矣蓋既為

之天子而不稱王諸侯而不稱公則無稱也所謂不可一日無君者也乃春秋所書則以踰年未踰年葬未葬為辨爾年者君之節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二者必兼盡而後可以為君故以年為辨者雖已葬未踰年不得稱君子赤卒不稱公是也以葬為辨者雖踰年未葬亦不得稱君頃王求金不稱天王是也以頃王不得稱王則桓王未踰年未葬其不稱天王固宜矣然則敬王得稱天王其以踰年而又葬乎何以

知之鄭莊公以五月卒七月葬厲公明年盟于武父稱鄭伯齊僖公十二月卒明年四月葬襄公五月會于艾稱齊侯則敬王之稱王亦固宜矣此春秋盡君親之道者也

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葬天王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葬也

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為不正大夫之會葬歟春秋固有禮所不見而可以情度之者葬天子親者也有不

能親焉故也遂不葬則不可禮必有許之大夫將事者則靈王之葬鄭以在楚而以印段行是也天王崩見經者九其四不書葬書葬而見大夫者惟此與叔鞅二而已攷之於經襄王前年八月崩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以幣奔莒此弔也明年書毛伯來求金則貨貝賵賻葢遂闕而不供焉此文公之怠也其於葬豈亦慢而不親往乎昭公前年冬如晉至河晉謝之不得見而復此朝也明年天王崩王室亂寧昭

公能朝晉而不能朝京師盖避王子朝之難而不敢
進焉此昭公之怠也其於葬豈亦畏而不親往乎慢
與畏非故也大夫將事禮之所得通親往或有故不
往而合禮所以四不書則無故不親往而違禮此所
以二特書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晉侯蒐於夷將登箕鄭父
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不從於是四人

作亂殺先克晉人復殺先都大夫有罪而衆殺之也故以人殺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内夫人出前未有書至者此何以獨書夫人出未有不告歸未有不致者也前此者或以會或以饗或以如師或父母没而歸寧皆禮之所不可為者也而況孫與如他國者乎故内夫人出十有四皆不書至非不致也諱而没之也父母在而歸寧惟出姜得其節

故書其正以見其不正焉葉子曰泉水載馳之詩孔子何為而取歟善其思不失其正也父母亡而思見其兄弟於義未為甚過也然而諸姑伯姊以為不可則不敢違故曰遄臻于衛不瑕有害國亡矣思歸唁其兄於義亦未為甚過也然而許人以為尤則不敢違故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古者婦人内不忘其宗國而外能止於禮義是以嫌疑之隙無自而萌而廉恥之心油然常存而不亡魯之亂始於不能正家家

道之不正常自歸寧始春秋書變事不書常事夫人
歸寧常事也宜所不書而不一書則終無以著其正
故以出姜一見法焉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箕鄭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者罪及之也士縠箕
鄭父先都之黨也先都既死晉人復殺二人大夫有
罪而衆殺之也故以人殺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

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記異也陽伏而不能出隂迫而不能散於是有地震

葉氏春秋傳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卷十二

宋　葉夢得　撰

文公二

冬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襚者何歸死也貝玉曰含衣衾曰襚襚不書此何以書因外之弗夫人以見正也妾母繫之子曰僖公成

風禮也內既夫人之矣春秋所不得單猶以秦人之辭為正也葉子曰含襚皆所以贈死也既葬而後歸之禮歟死喪之戚君子未有不致其哀者也然死而赴赴而弔則為之含襚賵與之俱焉弔者降出反位而後含者執璧以入含者降出反位而後襚者執冕服以入其歸死者盡矣而後上介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然而死三日而斂上下之所同也則含襚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禮有既葬而至含于滿

庸者稱其情而爲之也而左氏乃謂惠公仲子賵爲貶不及尸穀梁謂成風之含賵爲貶不周事者皆妄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秦何以國舉秦晉之讎久矣自四年晉侯伐秦不復貶七年而爲令狐之戰葢有爲而然也而公子雍之不可納秦固已失正矣如不可而退猶以爲愈也晉自是不出師者三年而秦復首興兵端終不忍小忿

以殘其民則秦晉之怨無時而可息矣殽戰晉固與有責也至是則晉有辭矣是以獨歸惡於秦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城濮之戰宜申兵敗楚子不殺以為商公既而沿漢泝江將入郢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楚子復使為工尹乃謀弒楚子遂殺焉宜申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寰內諸侯王之中大夫也孰及之公也何以不言公不與公之與內大夫交也公於內大夫有會盟無及盟及而離盟私交之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國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叔彭生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郤缺晉大夫之三命者

也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伯何以不名内未有君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郕之内無君歟衛侯鄭附楚晉文公興懼討使元咺立其弟叔武而奔楚叔武不當國而攝焉春秋不名鄭書衛侯出奔楚不嫌也踐土之盟叔武亦書子而不以

爵見不君之也凡諸侯奔而不名惟此兩見以類求之吾是以知其然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文公之女也何以書卒許嫁也

夏楚人圍巢

巢國也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術秦大夫之再命者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何以不言及兩欲之也何以不言師敗績貶之也前既巳貶秦矣此何以復貶秦前伐未得志而復伐晉晉以趙盾禦之於河曲謀深溝固壘以老秦師秦軍掩晉上軍趙穿以其屬獨出趙盾不能禁乃皆出戰以為不能弭敵而復出以爭是以貶而又貶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鄆內二邑也以諸及鄆小大之辭也城則何以帥

師畏齊也莒有鄆魯有鄆莒鄆附庸也魯鄆吾邑也齊嘗取其田矣是以城而有畏焉畏非城之道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篨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

大室公羊作世室左氏穀梁作大室當從二傳大廟之室也古者將祭祀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以守祧黝堊之無壞之道壞久不脩也自文而上皆貶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

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公還不書此何以書善公之能平衛鄭也衛鄭皆嘗附楚而畏晉討故因公之朝往則衛侯會公于沓反則鄭伯會公于棐皆介公以請平于晉明年于是同盟于新城則公成之也一出而三國附是以善其還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晉始得諸侯衛鄭既請平從于楚者盡服故趙盾脩小白之舊復為同盟會而後盟故別見日會何以不目新城盟何以不目諸侯君子以趙盾之盟異乎小白之盟略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記異也五星之變為彗孛彗也何以曰入北斗有環

域自外入于環中也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納捷菑則何以言弗克納善之也此趙盾之師也善之則何以言晉人不與大夫得專廢置君也古者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長不以貴邾文公卒無嫡捷菑貜且皆庶子也貜且長邾人立貜且晉以捷菑已出而往納焉邾人曰子以其指則捷菑四貜且六雖然貜且也長趙盾引師而去之君子是以與其弗克

納也故言弗弗者可納而不納也然趙盾不納捷菑可專廢置邾君不可春秋不以所可廢不可此趙盾所以不免於人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內大夫卒于外不書此何以書録難也敖初奔莒魯人立其子穀以為後穀死復立其弟難敖請重賂以求復難以為請許之未至而卒故與大夫卒于國內者同書君子以是録難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內大夫

卒于外不書歟季孫行父以仲遂之故逐公孫歸父歸父走之齊魯人徐傷其無後於是立其弟嬰齊以後仲氏則歸父蓋死于齊矣然而春秋不見歸父之卒蓋位已絶則不得以大夫卒之也古者以大夫卒則得以大夫卒之蓋為之變也不以大夫卒則不得以大夫卒之蓋不為之變也赦雖許其復而非大夫則禮不得書卒書卒所以為録難也使嬰齊能為難則生必能盡其力以復其身生不能復則死必能盡

其力以歸其喪而嬰齊無聞焉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無國而無有則有如難者不得不貴所以盡人倫之至而示天下以大孝也故以難一見法焉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公子商人齊大夫之三命者也舍未踰年之君也何以稱弑其君惡商人也成之為君則可名以弑不成之為君則不可名以弑商人取舍而代之者也君子以為異乎里克之殺奚齊故成舍之為君者所以正

商人之弑也

宋子哀來奔

子哀宋大夫之高哀也何以曰子哀字也宋昭公無道哀為蕭封人昭公命以為卿哀不義其所為知宋之將亂棄而來奔故以字褒之為於治亂為見幾於去就為有義也

冬單伯如齊

單伯魯四命之孤也

齊人執單伯

單伯以事使於齊者也何以不稱行人單伯之執非以其事也商人暴子叔姬單伯因使而為之請曰既殺其子安用其母商人怒遂執單伯非伯討也故以人執葉子曰單伯左氏以為王大夫而公羊穀梁以為魯大夫道淫子叔姬而見執左氏固已失矣二傳亦得之而未盡也戎伐凡伯以歸不言執穀梁謂以一人同一國大天子之命春秋施之於戎猶爾豈中

國執天子之使而反與諸侯之辭一施之于王大夫適他國初不書於春秋州公如曹劉夏逆王后于齊皆因過我而得見也則單伯何以得獨書經書單伯至自齊且執王大夫而魯書至此尤理之必不然者蓋左氏傳事不傳義也公羊穀梁雖以為魯大夫然求其執而不得則意其為道淫不近人情愈甚蓋二氏傳義不傳事也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齊君舍之母也商人舍之庶弟商人既弑舍不禮於叔姬因單伯之請而執單伯故又執叔姬再見齊人别單伯之執非一事也凡國君自執其國人未有書執者子叔姬則何以書執春秋天下之大教也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言夫人姬氏則不可書執言子叔姬則可書執故以父母之辭言之若魯人然不使得見為齊君之母所以存教也舍未踰年既成之為君而正其弑則商人之罪無所逃矣故不再貶

使天下之為母者存亦以絶商人於天下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官舉者也華孫華耦也官舉則何以復稱氏而不名貶也華樂皇皆戴族襄夫人殺大夫司馬三族與焉昭公立而不得自為政華孫於是出而來盟以為能其官則非也故不言使而加氏其不得以名見焉者嫌其與楚屈完同辭也屈完以君命出而專盟者也華耦不以君命出而擅盟者也以為若齊仲孫

來則近之矣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內大夫葬歸不書此何以書録難也敖死齊人飾其棺而寘諸堂阜難毁以請期年猶未已立於朝以待命魯人許之取而殯于孟氏之寢葬視其仲君子以是録難也春秋一惡不再貶一善不再襃難之善已特見於書卒此何以復書喪歸生雖許復其位死不能終歸其葬猶不復也故曰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

有美惡者焉春秋之意也何以不言來齊人許而我受之於齊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

內大夫如不書至大夫執而後書至大夫國體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伐而以同日入故見日郤缺以上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遂以戊申入會而以同日戰故先言會而後言日伐而以同日入故先言伐而後言日戰不爲

期則近於詐伐不待服則近於陵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此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也何以不序不足序也齊執子叔姬晉率諸侯尋新城之盟以謀伐齊晉受齊賂不克而還以諸侯為不足序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來歸出也何以不言子叔姬來歸不正商人以子出

母也内女出皆以歸為文見其以罪絶於夫之國也故國君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主人對曰寡君固辭不教矣敢不敬須以俟命天下豈有子而出其母者哉故以齊人來歸為文曰齊人出之則可子叔姬無絶於商人者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外城也諸侯之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中城郛

郭也入其郛而不入其城是亦入焉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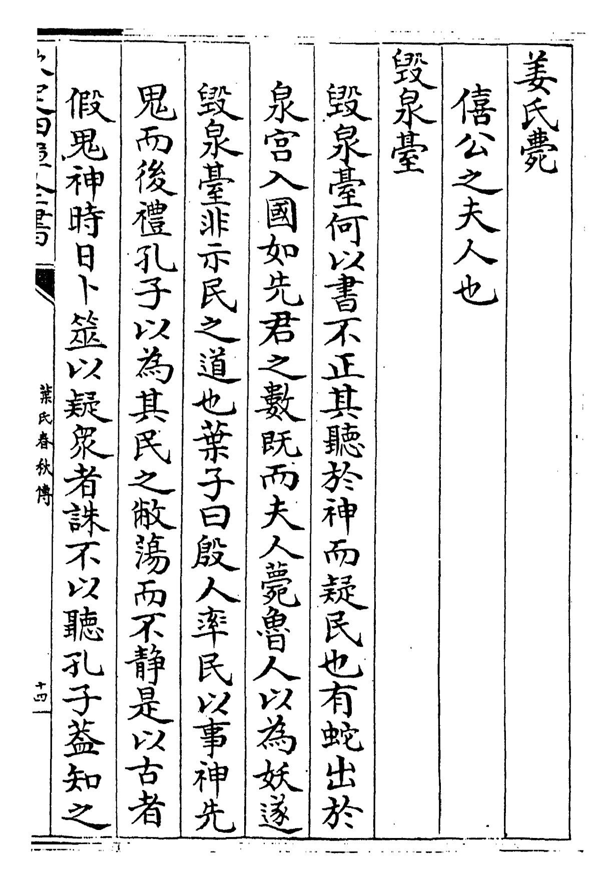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弗及盟齊侯不肯與我盟也齊侯既歸子叔姬遂侵我西鄙我以季孫行父約齊侯而與之盟齊侯不肯與大夫盟而後約若弗及然以齊侯為愧矣桃丘我往而不肯遇故言弗遇陽穀齊侯來而不肯盟故言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不視朔不書此何以書言公之有疾也以公有疾而書則凡不書者皆公無疾而不視朔也古者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朔月則以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朔月則皮弁聽朔於太廟未有天子聽朔而諸侯不視朝者也蓋魯自是不視朔矣葉子曰是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歟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春秋書不視朔之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



姜氏薨

僖公之夫人也

毀泉臺

毀泉臺何以書不正其聽於神而疑民也有蛇出於泉宮入國如先君之數既而夫人薨魯人以為妖遂毀泉臺非示民之道也葉子曰殷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孔子以為其民之敝蕩而不静是以古者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誅不以聽孔子蓋知之

矣故曰不語怪力亂神然後人知敬鬼神而遠之故以泉臺一見法焉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稱人以弑微者弑君之辭也昭公既不得於襄夫人夫人殺其大夫司馬而昭公無以自立矣即位九年卒因昭公田弈郊甸之師而弑公故以人弑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謚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扈之會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也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宋既弑昭公晉侯復合扈之諸侯以討宋亂而後不能以諸侯爲不足序也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非正也

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稱人以弒微者弒君之辭也商人為公子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即位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游于申池二人遂弒公納諸竹中故以人弒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介公子遂叔孫得臣何以並見二卿共使也

聘則何以二卿共使非常聘也其謀立宣公也歟文公夫人姜氏生子赤其二妃敬嬴生宣公子赤嫡而幼宣公庶而長敬嬴私事公子遂以屬宣公文公薨遂於是欲立宣公問赤於叔彭生曰君幼如之何顧與子慮之對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云遂知不可乃殺彭生將見於齊侯而請之以其非常聘故以得臣共使見重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蓋使必以卿既圖事而後戒上介衆介則以宰命司

馬戒馬司馬掌士衆介以士為之則上介宜以下大夫得臣卿此非以為介蓋共使者也葉子曰公子遂莊公之子僖公之弟也自僖公以來三桓之子孫始漸進四年公孫兹見文元年叔孫得臣見而叔孫氏強矣僖十五年公孫敖見而仲孫氏強矣文六年季孫行父見而季孫氏強矣終春秋之世莫之能去也僖之十六年公子友卒秋公孫兹卒三家子孫列於卿者惟公孫敖一人遂以二十八年得政雖後於敖

然視三家為最親故叔自十五年救徐之後不復用事所往來齊晉楚三大國之間至於入杞伐邾皆遂為之魯之政蓋皆在遂焉文公立而遂益專及元年叔孫得臣見六年季孫行父見二氏雖復進而力未能與遂抗故其末年執政惟遂與叔彭生得臣行父四人彭生既以不從而殺則得臣行父不得不畏而聽此其所以挾得臣與之偕行將以見此魯執政之意而非己之私也齊侯於是許之宣公立季孫行父

亦如齊公遂會齊侯於平州以定其位則二人蓋皆

與聞乎弒者歟

冬十月子卒

此弒也何以不書弒内辭也不書則何以知其為弒

不地則知其為弒也遂既以賂請於齊齊惠公新立

亦欲親魯而許之故遂歸弒赤而立宣公何以不名

未踰年君之辭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者何大歸也子赤既死夫人無以容于魯執政於是謀而歸之齊執政謀之宣公從之齊人受之以為一有禮義之心焉則不至於是也

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衆弒君之辭也葉子曰弒君天下之大惡也春秋各正其名而無所加辭吾固言之矣而左氏不能盡辨乃曰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夫國有不幸出於爭奪以庶而篡嫡如齊商人者立

非其正黜於強臣如晉里克者槩以為君無道可乎君君臣臣天下之大義也必以稱臣而後為臣之罪則稱國為非其罪可乎此左氏不傳經臆以為説者也故各書其事雖或僅得之而終不免惑其私故於庶其曰莒杞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莒公於密州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展輿因國人攻莒子弑之乃立若然則庶其當為世

子弑密州當為公子弑何為反書國與人乎以吾攷之庶其所謂多行無禮於國密州所謂虐國人而國人弑之者其言是也以為僕與展輿之弑則不明春秋之義而妄信舊史之過矣惟公羊穀梁氏為能近之蓋非傳經者不能辨吾是以於左氏所記事每不敢盡以為證必斷於經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之謂善學

宣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而書即位見宣志也葉子曰隱公之弒公子翬也子赤之弒公子遂也春秋於翬與遂皆無異辭至桓與宣則書即位以著其意何也春秋以道治弒君者三而正弒君不與焉鄭公子歸生非本弒夷者也懼人之譖已而從之故夷弒不書公子宋而書歸生楚公子比非親弒虔者也告之謀而不能拒故虔弒不書公子弃疾而書比晉趙盾非實弒夷臯者也不

討賊而居其位故夷臯弑不書穿而書盾書歸生者春秋之義也書比者春秋之情也書盾者春秋之教也翬與遂之罪固不得免矣然其所為則桓宣之意也使以翬遂首惡則凡天下之為簒奪而弑其君者皆得因人而免矣此桓宣所以書即位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此喪娶也何以不言納幣在文公之世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文與宣皆喪娶也故出姜逆不稱氏穆姜至亦不稱氏其為貶之道同也何以不於其逆焉貶逆者未成婦也至者已成婦也出姜公自逆不與其自逆而沒其至則不得於至為貶矣婦有姑之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甲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放者宥之以遠也古者臣有罪待命於其境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謂

之放晉與秦戰于河曲胥甲父佐下軍𦙍駢佐上軍秦晉以力爭而民𢿱久矣秦師將退𦙍駢欲薄諸河胥甲父不可而止秦師遂遁至是八年晉患不得志於秦追咎胥甲父而放之非其罪也故以國放凡以國放者大夫無罪而君放之也以人放者大夫有罪而衆放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内田不書此何以書賂也宣公旣請於齊而以

弑立故以濟西田賂齊為之辭言齊取若非我與之

然齊稱人貶也曰濟西田不一地也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此趙盾之師也不言趙盾不以大夫會君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趙穿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崇國也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華元公子歸生宋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鄭受命于楚以伐宋華元不服而禦之故以華元及歸生言華元之主戰也君獲不書師敗績大夫獲書師敗績君重於師師重於大夫華元獲再見宋華元盡力於戰不以獲恥華元善之也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

趙盾弑其君夷臯

此弑者趙穿也曷以為盾主弑盾正卿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盾有憾於靈公而出聞靈公弑未越境非君命而自復不討穿反與之並列於朝君子以為此同乎欲弑靈公者特假手於穿爾是以探其惡而誅也葉子曰左氏記盾事載孔子之言稱盾能為法受惡為良大夫而許之以越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也有為不為爾使與聞乎弑雖

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則安取於越竟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其誰敢責之而況已出春秋書盾非以其實弒也穀梁氏載董狐之言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是葢推盾之志而加之弒者也左氏傳史不傳經故雖得於三言而莫知春秋之義正在於志同則書重乃略而不言則盾為實弒矣安有實弒君而為法受惡是區區何足言者猶得為良大夫乎親弒其君者

其惡易見假手以弒其君者其惡難察使盾而得免則亂臣賊子皆將假諸人以肆其惡甚乎親弒君者矣故以趙盾一見法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三年之内不郊初未有書者此何以書為郊牛之口傷及牛死起也古者祭祀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

月半則皮弁素積以巡牲有帝牲有稷牲何為稷牲
后稷之牲也郊必以祖配后稷祖也未用謂之牛將
用而全謂之牲故將祭展牲則告牷牷之為言為其
全而無傷也帝牛不全則扳稷牛而卜之稷牛不吉
或死則不郊郊牛之口傷自傷也改卜牛稷牛也傷
者養之不謹死者若有譴之者也以宣公為事天者
怠矣葉子曰先王養獸之官曰充人其祀上帝享先
王之牲繫於牢芻之必三月初未有閒也散祭祀也

牲則繫之國門而公羊氏乃以為帝牲在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記禮者因之遂以為事天神人鬼之別夫天地宗廟先王以類求之者其文或有異至於齊明之誠豈有二哉此公羊氏之失也

葉氏春秋傳卷十二